



列傳第七十一 文苑

北史八十三

溫子昇

荀濟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荀士遜

王褒

庾信

顏之推 弟之儀

虞世基

柳誓

許善心

李文博

明克讓

劉臻

諸葛穎

王貞

虞綽

上曹

庾自直

潘徽

常德志 祖君身

劉斌

劉善經

孔德紹

文苑序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文
之為用其大矣哉然則三古彌綸百代若乃墳素所紀
得而云典謨已降遺風可述至於制禮作樂騰實飛聲
平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是以曲阜之多才多藝監
二代以正其源闕里之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用
能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哉
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
下八儒三墨

之異漆園秦谷名法兵農之別雖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其遺跡亦賢達之流乎其離譏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輒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者往往而有矣漢自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列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茲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奏易俗之用無爽九

源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斯為盛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若乃魯徵杜廣徐光尹弼之儔知名於二趙宋該封奔朱彤梁藹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陣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於朔方之地叢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是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持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宏子浩高允

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
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頡頏漢徹踴躡曹丕氣
韻高遠豔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
改辭罕泉源言多曾臆潤古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
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眇歷歲年未聞獨得既而陳郡袁
翻河內常景晚拔疇類稍革其風及明皇御曆文雅大盛
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于時陳
郡袁翻翻弟躍河東裴敬憲弟莊伯莊伯族弟伯茂范陽
盧觀弟仲宣頓丘李諧勃海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騫彫
瑒瓊瑤刻削杞梓竝爲龍光俱稱鴻翼樂安孫彥舉濟陰

溫子昇竝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比
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元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有齊自
霸業云啓廣延髮俊開四門以賓之頓八絃以掩之鄴都
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
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杜
輔玄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
之列及天保中李愔陸印崔瞻陸元規竝在中書參掌綸
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
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
魏騫亦參詔勅自李愔已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

涉軍國文翰多矣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竝為中書侍郎典司綸綍後主雖溺於群小然頗好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畫屏風勅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武錄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愨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錄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因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顓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彫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常道遜陸乂太子舍人王劭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奭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睦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唐憲道司空東閣祭酒崔德立太傅行參軍崔儵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勅放愨之推等同入撰例復命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楊訓前南充州長史羊蕭通直散騎侍郎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上溫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後復命特進

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
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
李翥前廣武太守魏謩前西兗州司馬蕭澆前幽州長史
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
通直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冲并省右戶郎元行恭司徒
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顥獲嘉令崔德儒
給事中李元楷晉州中從事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
行司空祭酒陽辟強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空中兵參
軍周子深開府行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謩並入館待
詔又勅僕射殷孝言亦入焉御臨見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

得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庸淺附會
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
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
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周氏創業連屬陵夷纂遺文於
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
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之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
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
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梁荆之風扇於蘭
右狂簡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志反無所取裁夫人有六情
尚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蓋文之所起情發

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
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不盛彼
此好尚牙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
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
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
也若能撥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
彬彬盡美盡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
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
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
亦亡國之音也隋文初統萬機每念斷彫為樸發號施令

切

咸去浮華然時俗謂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節
煬帝初習藝文有北輕側暨乎即位一變其體與越公書
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竝存雅體歸於
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
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
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俛九州攸同江
漢英靈燕趙竒俊竝該天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言刈其
楚片善無遺潤水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
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齊人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
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陳人會稽虞世基河東

柳誓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
 竝驅雲路矣魏書序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蕭邢臧裴伯茂
 邢昕温子昇為文苑傳今唯取子昇其餘竝各附其家傳
 齊書叙祖鴻勳李廣樊遜劉述荀士遜顏之推為文苑傳
 今唯取祖李樊荀其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不立此傳今
 取王褒庾信列於此篇顏之推竟從齊入周故列在王庾
 之下顏之儀既之推之弟故列在之推之末隋書序劉臻
 崔儵王頊諸葛穎王貞孫萬壽虞綽王宙庾自直潘徽
 為文學傳今檢崔儵王頊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編之
 此篇并取虞世基許善心柳誓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文
 苑傳云

温子昇傳

温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
 左祖恭之宋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魏家于濟陰冤句
 因為其郡縣人焉父暉兗州左將軍長史行濟陰郡事子
 昇初受學於崔靈思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
 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
 書作侯山祠堂碑又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
 見温生深恠問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之熙
 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

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纂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
 選者爭相引決臣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纂謂人曰朝
 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一臺中
 彈文皆委焉以憂去任服闋還為朝請後李神雋行荊州
 事引兼錄事參軍被徵赴省神雋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
 獎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
 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負及廣陽王深以東北道行臺
 召為郎中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深獨沈
 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
 絹四十疋深軍敗子昇為葛榮所得榮下都督和洛興與
 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
 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官情閉門讀書
 厲精不已及孝莊即位以子昇為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
 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
 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
 容為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
 行子昇未敢應天穆為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
 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
 伏波將軍為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
 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為北度對曰主上以武宰失

道書院刊

卷一百一十一

高

何把詔書問是

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 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
 王若尅復京師奉迎大駕相文之舉也捨此北度竊為大
 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為中書舍
 人莊帝還宮為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為舍人天
 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負即仍舍人及帝殺
 命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
 文字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命朱
 北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為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太中
 正梁使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
 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守傅標使吐谷
 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
 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
 昇足以陵顏轢謝舍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
 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
 彬有德素齊文襄引子昇為大將軍諮議子昇前為中書
 郎嘗詣梁客館文國書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
 通峭難為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稚子昇合陳辭子
 昇父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
 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

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游道收葬之又為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子身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弟子盛州主簿有文才年二十餘卒

荀濟傳

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左濟初與梁武帝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楸上摩惠作檄文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亂者也濟又上書譏佛法言營費太甚梁武將誅之遂奔魏館于崔懷家及是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為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自傷年幾摧頽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權臣齊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為反於是燔殺之鄴下士大夫多傳濟音韻

祖鴻勳傳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薦門咸陽二郡太守政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謚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為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其文學除奉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不亦其

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識之或
 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後咸陽王徽奏鴻勳為司徒法曹
 叅軍事及赴洛徽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
 勳曰今來赴職非為謝恩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齊神武
 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
 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齊天保初卒官

李廣傳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群書有
 才思少與趙郡李襄齊名為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於行
 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自世胄廣獨以才學兼侍御史修
 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齊文宣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吳
 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嘗欲早朝假寐忽
 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
 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忽不樂數日
 便遇疾積年不起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率無私為士
 流所愛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嘗薦畢義雲於
 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七卷託魏收為之序

樊遜傳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竝無官官而衡
 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好

學其兄仲以造羶為業亦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為人弟獨
 妄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勲事業母馮氏謂曰汝欲謹
 不行邪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
 以自勸遜貌醜陋有才氣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為臨漳
 主簿令裴鑿莅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德頌十首
 鑒大加賞重擢為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
 質勃海封孝琰等為暹賓客人有譏其靜默不能趨時者
 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沈世俗避世金馬遂借陸沈公子
 為主人擬客難制客誨以自廣後崔暹大會客大司馬襄
 王旭時亦在坐欲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

佳行可為王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餘第
 不敢當此武定七年齊文襄崩暹為文宣徙於邊宿客咸
 散遜遂徙居陳留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錄事參軍事
 遜仍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為三年已
 貢開封人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辭爭議
 右丞陽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
 年非遠遜竟還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三年春
 會朝堂對策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
 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
 罷詔不報梁州重舉遜為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焉尚書

擢弟以遜為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為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文宣納梁貞陽侯蕭明為梁主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于江南與蕭脩侯瑱和解遜往還五日得脩等報書岳因與修盟於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為清平勤幹送吏部七年詔令校定群書供皇太子遜與吳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馮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勃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

議曰案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天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大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丁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祕書監尉諸移尚書都坐凡所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于時魏收作庫狄干碑序令孝謙為之銘陸印不知以為收合作也陸操伏渾卒楊愔使孝謙代已作書以告晉祖陽朝士令魏潤色之收不能改一

字八年減東西二省官史定選員不過三百參者二三千人楊愔言於衆曰後生注洎俊莫過慮思道文章成就莫過夔孝謙几案斷割莫過遷雋成之遂以思道長兼員外郎三人並員外將軍孝謙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以此常例特奏用之清河初為主書參典詔策天統元年加員外郎居七八日行遇轎車頓眉下淚指方相曰何日更相煩君一到數日而卒雇方相送葬仍前所逢者孝謙死後定州秀才荀士遜繼為主書才名相亞茹瞻字孝博東安人南州舉秀才清朗剛直楊愔將用之曰今日之選不可無茹生卒於侍御史

荀士遜傳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為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末舉司州秀才迄齊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為主書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嘗有事須奏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歡笑累遷中書侍郎號為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亡年卒

王褒傳

王褒字子深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祖騫父規並南史有傳褒識量淹通志懷沈靜美威儀善談笑博覽史傳七歲能

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
 弱冠舉秀才除秘書郎太子舍人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
 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而
 名亞子雲竝見重於時武帝嘉其才藝遂以第鄴陽王恢
 女妻之襲爵南昌縣侯歷位秘書丞宣城王文學安城內
 史及侯景陷建鄴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轉南平內史梁
 元帝嗣位褒有舊召拜吏部尚書右僕射仍遷左丞兼參
 掌褒既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遇
 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
 景及禽武陵王紀後以建鄴凋殘時江陵殷盛便欲安之
 又其政府臣僚皆楚人也竝願以都鄢郢嘗召群臣議之
 鎮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慄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
 丞劉歆等曰建鄴王氣已盡又荆南地又有天子氣遷徙
 非宜元帝深以為然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
 其非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意好荆楚已從僧祐
 等策竟不用及魏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柵
 破從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
 于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言元帝及諸
 文士竝和之而競為悽切之辭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
 歆宗慄般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文喜曰昔平吳之

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褻
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竝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為
情勿以去卿介意於是授褻及般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褻等亦竝荷恩矜忘羈旅
焉周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即位篤好文學時褻
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褻賦詩談論恒
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武帝作
象經令褻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褻有器局雅識政體
既累世在江東為宰輔帝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
議凡大詔冊皆令褻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少司
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褻常侍從初褻與深契士汝南周
弘讓相善及讓兄弘正自陳來聘帝許褻等通親知音問
褻贈弘讓詩并書焉尋出為宜州刺史卒於位子不詳

庾信傳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父肩吾竝南史有傳信幼
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群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
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
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右衛率驍子陵及信竝為抄撰學士父
子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比隆既文竝綺豔故世號為
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

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
 還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
 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
 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
 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
 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
 子除司水下大夫出為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為政
 簡靜吏人安之時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
 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唯放王克殷
 不害等信及褒並惜而不遣尋徵為司宗中大夫明帝武
 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
 若布衣之交群公碑誌多相託焉唯王褒頗與信埒自餘
 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
 南賦以致其意大象初以疾去職隋開皇元年卒有文集
 二十卷文帝悼之贈本官加荆雍二州刺史子立嗣

顏之推傳 年之儀傳附

顏之推字介珉邪臨沂人也祖見遠父協並以義烈稱世
 善周官左氏學俱南史有傳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王自
 講莊老之推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書

史無不該洽辭情典麗甚為西府所稱湘東王以為其國
 右常侍加鎮西黑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
 以此少之湘東遣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推為中撫軍府
 外兵參軍掌管記遇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
 中王則以免景平還江陵時湘東即位以之推為散騎侍
 郎奏舍人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重之送往弘農
 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
 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文宣見悅之即除奉朝請引
 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後從至天泉池以為中書
 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勅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
 還以狀言文宣乃曰且停由且遂寢後待詔文林館除司
 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活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
 明大為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遷通直散騎常
 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
 宣告館中皆受進旨所進文書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
 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職
 帝甚加恩接為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
 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

待免尋除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
 計無所從之推因官者侍中鄧長顓進奔陳策仍勸募

六士千餘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納之以告
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勸帝
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
雖不從之推策然猶以爲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
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文學深見禮重
尋以疾終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竝行於世之推
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蓋不忘本也之推集思
魯自爲序

弟之儀字升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群書好爲
詞賦嘗獻梁元帝荆州頌辭致雅贍帝手勅曰枚乘一葉

竹游梁應身兩世竝稱文學我求才子鯁尉良深江陵
之儀隨例遷長安周明帝以爲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
武帝初建東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爲侍讀太子後征吐
谷渾在軍過行鄭譯等竝以不能臣

唯之儀以

累諫獲賞即拜小宮丑平陽縣男宣帝即位遷上儀同
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
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爲帝所忌然以恩
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
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
隋文帝爲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

遲暮可惜

詔署訖逼之儀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幼
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
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
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
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
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文帝大怒
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人望乃止出為西疆郡守及踐極
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
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游不仕十年正月之儀例
入朝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受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
十一年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虞世基傳

虞世基字懋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南史有傳世基幼恬
靜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
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
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朝士曰當今潘陸也
因以弟女妻焉為仕陳累遷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
獵令世基為講武賦於坐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
入隋為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

通書院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平嘗爲五言詩以見情文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無不吟詠未幾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飭帝使謂曰方相委任宜爲國惜身前後敢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時天下多事四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廷決入閣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敕書日旦百紙無所遺繆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爲賞格親自撫循乃下詔停遼東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勲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足猶惟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潁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諂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

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
不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
足爲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又在閩外此最非宜帝曰卿
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大常丞元善達
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都賊據
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
沒因歔歔嗚咽帝爲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
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
人敢拜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群盜所
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氣貌沈審言多合
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爲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
惑之恣意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携前夫子
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或謂官賣獄賄賂
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
未曾有所贍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字文化及
之殺逆也世左乃見害長子肅好學才藝時人稱有家風
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爲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
化及將亂之夕化及責及知而告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
卿南度且待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
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先世基

少此二刀不
得

殺之

柳誓傳

誓隨書
作誓

柳誓字顧言河東人也世仕江南居襄陽祖暎南史有傳
誓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贖將萬卷仕梁為著作佐郎
後蕭察據荊州以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
廢拜開府為內史侍郎以無史幹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
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有餘人
以充學士而誓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
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還作歸藩賦命誓為序詞甚典麗
初王屬文數更信體及見誓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為東
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重母召誓
內與之宴謹誓无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
言雜誹諧由是彌為太子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
法華玄宗為二十卷上之太子大悅賞賜優洽儗輩莫比
煬帝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後使命入問言
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
至與同榻共席恩比友朋常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刻木
為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誓帝每月下對飲酒輒
令宮人置於座與相酬酢而為歡笑從幸揚州卒帝傷惜
者久之贈大將軍諡曰康誓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

許善心傳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鄉人也祖茂父亨竝南史有傳善心九歲而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記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為歲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此神童也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遇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繫賓館及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上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坐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上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且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坐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時祕藏圖籍尚多有亂善心效阮孝緒七錄更制七林各

摠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類例焉
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
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
禮樂祕書丞黃門竝如故四年留守京師帝崩于仁壽宮
煬帝祕不發喪先易留宮又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
不之任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
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竝加品秩授爲學官
其年副納言楊達爲興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
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日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
日而罷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
官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旨乃言
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誦 訶縱令有實亦無罪諸兵士
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 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爲虛
善心以爲述於仗衛之所抽 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
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在 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
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 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
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議 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者
之奏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 叔寶卒善心共周羅暎虞世
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謂爲陛下敢於今
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 授古例事得釋而甚惡之又

太史奏帝即位年與堯時並
 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公
 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
 行旨免官其年復徵守給筆
 因問鬼神之事敕善心與
 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
 未述制作之意曰謹按太
 象所以王時坤載厚生品物
 二統而降靈有黎人焉為之
 上天之睠命膺下土之樂推
 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
 致革命抑制竹素之道稍彰
 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
 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昂
 正位論時計功南北左右兼
 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
 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
 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
 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
 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
 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歷拯百

王之數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夕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爲稱首屬陰戎入頡羯胡侵洛沸騰慘黷三季之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所巨厄廊廟有序翦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碎夫大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存而國亡豈天道與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於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爲五十卷梁書記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準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克荷薪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緬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頽退屏無所交游栖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陋末學參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績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屬本邑淪覆也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皇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蕩盡今止有六卷獲存文竝缺落失次

自入京邑以求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人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不稱名系者皆善心補闕別爲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十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侍武貴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追叙前勳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中郎十四年化及弒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負氣命捉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遂害之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封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隋文帝知之敕尚食

非此母不能生此兒

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請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氏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傳

李文博博陵人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踈謬即委之臧不道衡每得其語莫不忻然從之後直祕書內省典校群籍守道居貧言安如也雖衣食之

絕而清操愈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政教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出爲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爲司隸大夫遇之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奏爲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爲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出衢路玄齡謂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旣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政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率直疾惡不知忌

諱皆如此類時朝政浸壞人多賦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省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荅云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爲者又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嘉頒賜群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群官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皆爾文博本爲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政道集十卷大行於世開皇中又有魏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遷悅不持威儀好爲俳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乎下來邪文帝聞其名召與語悅之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用輒曰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明克讓傳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菑人也世仕江左祖僧紹父山賓並南史有傳克讓少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論語尤所研精龜策曆象咸得其要年十四釋褐湘東

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
邊有脩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覽筆輒成卒章曰非君多
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竒之仕梁位中書侍郎梁滅歸長
安引為麟趾殿學士周武帝即位為露門學士令與太史
官屬正定新曆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隋文帝受
禪位率更令進爵為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
四方珍味輒以賜之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士至於博物
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脩禮議樂當朝典故多
所裁正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上甚惜之二宮贈
賻甚厚所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
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位司門郎越王侗稱制
為國子祭酒克讓少遐博涉群書有詞藻仕梁位都官
尚書入齊甚為名流王元景陽休之等所禮皇建中拜中
庶子卒贈中書令揚州司馬

劉臻傳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南史有傳臻年十八舉秀
才為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平歸魏
為中書侍郎周冢字宇文護辟為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
多成其手後為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
令畿伯下大夫隋文帝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熲

之伐陳也以臻隨軍主文翰進爵爲伯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親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惚恍耽經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因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旣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眙久之乃恹叱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嗜蚺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其踈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開皇十八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

諸葛穎傳

諸葛穎字漢丹楊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羲義陽太守穎年十八能屬文起家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歷學士太子舍人周氏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易圖緯蒼雅莊老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爲太子除藥藏郎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侍出入卧內帝每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冶葛後錄恩舊授朝散大夫帝嘗賜穎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西敷英華恣討論實錄

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從駕北巡卒於道頴性褊急與柳誓每相忿閱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鑿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竝行於世有子嘉會

王貞傳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不事產業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州刺史蘇大叔略引為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高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及至以客禮待之索其文集貞上三十三卷為啓陳謝齊王暕集甚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良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終於家

虞綽傳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美之仕陳為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為學士大業初轉為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

爲校書郎以潘郎左右授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
更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直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眇隆洽
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頻見大鳥異之詔綽爲銘帝覽而善
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
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學業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
有隙帝嘗問綽於穎穎曰虞綽龔蹕人也帝領之時禮部
尚書楊玄感稱其貴踞虛已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
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誠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
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
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其妓
妾竝入宮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
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綽曰羈旅薄游與
玄感文酒談款實無

帝怒不解徙綽于邊綽至長安

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游東陽抵
信安令天水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
者而告之竟爲吏所執坐斬江都所有詞賦竝行於世大
德爲令誅翦群盜甚得人和與綽俱爲使者所執其妻泣
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
圖脫長者乃爲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
得以擊賊自効信安吏人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

不然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傳兄脊傳附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父祥竝南史有傳胄少
有逸才仕陳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
為博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為
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
下大酺四日為五言詩詔群官詩成者奏之帝覽胄詩而
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
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

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
二人為準的從任達東遊授朝散大夫胄性踈率不倫自
恃才伐鬱鬱於官每負氣陵傲勿心累時人為諸葛穎所嫉
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也但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
交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並從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
為吏所捕坐誅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兄脊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
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為學士煬帝即位授祕書郎卒於
官

庾自直

庾自直潁川人父持南史有傳少好學沈靜寡欲仕陳歷
豫章王府外兵參軍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
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

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為帝所愛有篇
章必先示自直令

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
三俟其稱善然後

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
舍人事化及作逆

與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
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傳

常得志 尹式 劉善 經 祖君彥一孔德紹 劉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
鄭灼受毛詩於

施公受書於張泚講莊老於張譏並通
義六經三史善

屬文能持論中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甚敬

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為客館令隋遣魏澹澹聘于陳陳

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啓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

餞送微以餞送為重敬奉為輕却其啓而不奏澹曰曲禮

云主敬客詩曰維桑與梓以恭敬止孝經宗廟致敬又云

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以天之恩成湯聖敬日躋宗廟

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

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據微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

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以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

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異缺夫妻

亦云相敬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
復竝謂極高極尊乎至若歎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
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田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
敬之爲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
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爲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
陳滅爲州博士秦王俊聞其名召爲學士嘗從俊朝京師
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

成其名曰述恩賦俊覽而

善之復令爲萬字文又遣北齊崔暹字書名爲韻纂徽爲之序
俊薨晉王廣復引爲揚州刺史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
部復令徽爲序煬帝嗣位徽與著作郎陸從典太常博士

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
郡博士楊玄感兄弟重之數相往來及玄感敗凡所交關
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爲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爲
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頭發病而卒隋時
有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竝有才名事
多遺逸

常得志京兆人隋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弟爲五言詩辭
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複爲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河間人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漢王阻兵式自殺其
族之正卿彥卿亦俱有雋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河間人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
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祖君彥見其父珽傳

孔德紹會稽人有清才官至京城縣丞竇建德署為中書
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南陽人祖之遂南史有傳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司
功書佐竇建德署為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為劉黑闥中書
侍郎與黑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論曰古人之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王褒庾信顏
之推虞世基柳謦許善心明克讓劉臻王貞虞綽王胄等
竝極南土譽望又加之以才名其為貴顯固其宜也自餘
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虵可握天網俱頓
竝編紉素咸貫辭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外貴
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列傳第七十二 孝行

北史八十四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倉跋

張昇

王崇

郭文恭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王頌 弟頌

楊慶

田翼

細因

劉仕雋

翟普林

華秋

徐孝肅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呂覽見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

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疋夫疋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敷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修若乃縮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於愛敬之道則有未能備焉哀思之節罕有得其中焉斯乃詩人所以思素冠孔門有以責衣錦也且生盡色養之方終極哀思之地厥迹多緒其心一焉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溫牀扇席灌樹負土苟或加人咸爲疾俗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心存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爲多矣古之所謂難者可以爲易矣長孫盧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或任其自然情無矯飾或篤於天性勤其四體並竭股肱之力咸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而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跡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案魏書列

四百二十九
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閻元明吳悉達
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宗郭文恭為孝感傳周書列
李棠柳檜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為孝義傳隋書
列陸彥師田德懋薛潘王頌田翼楊慶郭世俊細因劉仕
雋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為孝義傳今趙琰
李棠柳檜杜叔毗陸彥師李德饒入別傳及其家傳其餘
竝從此編緝以備孝行傳云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
致死真為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
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
第五人竝沖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向始四歲
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際溝壑乞以身代老父
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
為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帝詔特恕其父死罪以
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為散騎常侍領牧曹尚
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
河南宗氏云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
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
謹初無恨色龍襲父侯爵例降為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

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為無善鎮將申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輦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為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秘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滅性之譏

引鄉部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為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

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菽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為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敕集書標揚引至行又可假以散貧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與言悲慕母亦慙念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為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動傍隣昆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亡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

四百三十字
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
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鳳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皇甫奴
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其著恭孝之稱
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
有禮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竝幼小父母爲人所
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
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糧不繼賓客經
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殞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
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

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勃海太守
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
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
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
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
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爲隔絕承宗性
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
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
制鬻髮鬚盡落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鬚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張昇滎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絕鹽哀毀過度形骸枯悴骨立而已髮落殆盡聲聞鄉里盜賊不侵其閭州表以聞標其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竝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鵲群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

四百卅三字
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
標其門閭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
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
號擗踴絕而後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
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擲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塋域
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
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足以勸勵
風俗乃上言焉周文令州縣表田共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
喪大家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
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
可自傷久垂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收
可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翟竝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太
和中板白潁州刺史大統中板翟鄜城郡守族性至孝事
親竭力及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旣以母在
恒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
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沒哭泣無時
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
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

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里
化其孝行周文嘉之乃下詔褒美其行贈滄州刺史以旌
厥異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
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於墓側
負土為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
曉夜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
禪窟重蓋兩巾摠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
粥枕山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
有鷓鴣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
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
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雋仕
州郡累為功曹主簿竝以純至為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
孝行微涉經史然精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
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
為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為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
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
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
為人所棄者元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為將欲

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錷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卧疾匝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持及祖沒號_三絕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三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父僧辯南史有傳頌少儆有文武幹局僧辯平侯景留頌荊州遇梁元帝爲周師所陷頌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葦榻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虢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見言畢獻_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

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關
 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
 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
 間壯士或問曰郎君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不為霸
 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隴斷櫬焚骨亦可申孝
 心矣頌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其為墳坐甚大恐一宵
 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鍬鍤於是
 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
 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
 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為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

問有司錄其勳功并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

國威靈得雪怨取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

當帝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卒於齊州刺史

弟頽字景文年數歲而江陵亡同諸兄入關少好游俠年

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顥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

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

勤學累載遂徧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解綴文

善談話年三十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頽所

為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徧記異書以博物稱又

曉兵法益有從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

直道本怀不以刑
 動的是男子

頽當別傳
 不然附法王
 評傳後似不
 宜附此

王山... 占

四百三十七
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子
祭酒元善講孝經頽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帝
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
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
次廢黜潛有異志頽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舉兵
反多頽之計也頽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高澤將
戰頽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
敗頽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
之計謀不減楊素但為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禽
執以成豎子之名也吾死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
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死其故人竟為所禽楊素
求頽屍得之斬首藁於太原所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
二十卷竝因兵亂無復存焉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竝以至孝知名慶美容
止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頽
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待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
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
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帝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
三司板平陽太守卒於家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養母以孝聞其後母臥疾歲餘翼親

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隋開皇中母患暴痢翼
謂中毒藥遂親嘗穢惡母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
死鄉人厚共葬之

紉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
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
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上因舉聲哭鳥即悲鳴時人異之
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隋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
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
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
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爲累德里

劉仕雋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
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
爲之取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

翟普林楚丘人也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
鄉閭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
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
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
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入廬馴
狎無所驚懼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

其母患秋容貌毀悴鬢鬢盡改母終遂絕櫛沐髮盡禿落
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隋大
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
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
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而表其門閭後羣盜
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
衆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十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儉
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
平論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草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
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
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忿恚色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
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
毀脊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于墓所四十餘
載被髮徒跣遂以終身其弟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側
奕世稱孝焉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之
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禀自然之
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長孫慮等或出
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芴蓐之下非獎勸所得竝因

心乘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負土成墳致
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列傳第七十二

北史八十四

鄭道寧王烈 校正



